



白
天
明

2

版 出 社 天 明

明 天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二 號

目 錄

什麼是行爲主義

T. B. Watson 著
武 者 譯

素紋

春 芝

持匕首的女子(續)

A. Schmitzler 著
劉 紹 蒼 譯

牆角夜話

徐 玉 諾

報 費：零售本市每冊大洋三分，外埠

四分。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

元，郵費在內。

通信處：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明天社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什麼是行爲主義？(一)

Thon B. Watson 著

武者譯

幾年以前，在心理學上我們僅只聽到佛洛德 (Freud) 的名子和他的方法，心理分析術 (Psychoanalysis)。用這個方法，他的忠心的主題擔保我們牠們能解決所有心理學上的問題。今日當每個商店的用女要告訴你她的夢和錯綜 (Complex)，心理分析術已不是會客廳裏有趣味的談話標題，這並不是誰講起牠特別討厭，不過是牠的新奇已過去了。

一切在科學領域內的新運動都是如此。佛洛德心理學太少科學——真實的科學——的可能，所以僅在相當的短少歲月，保持牠的新聞價值。

在這個時機於大眾趣味上，有一個新心理學的要求。過去的十年中，牠出發於大學的圈子裏，現在新聞紙開始用以飼哺民衆了，不過仍限於一片一段。

這個敵人便是『行爲主義』(Behaviorism)。

自從一九一二年以來，行爲主義在較大的大學裏，纔能作獨立的研究。我們要把這看作表現心理學上真實的復興運動。一直到那個時候，所謂主觀的或內省的心理學握持全權。主觀心理學的定义是心的研究——真正你自己的心，所以沒人能夠探望牠，並且看牠怎樣在那裏活動。而當你要看牠的時候，你看見了什麼呢？因為你受過詹姆斯 (James) 盎吉爾 (Angell) 拉德 (Ladd) 和溫特 (Wundt) 的系統和方言的訓練，你說你看見了『意識』(Consciousness)。現在你試去分析意識。牠

是什麼呢？……那末，你必定列舉組成牠的單位來述說牠。意識由感覺單位所組成，像紅色和綠色，聽，嗅，溫度和相類的感覺，以及『感情』(Feeling)調子的單位，叫做『快』與『不快』。現在當這些感覺單位充分刺戟起來了，兩個感情調子的任一調便伴着發生，你叫這做『知覺』(Perception)。例如，一個橘子或一個蘋果的知覺。

當意識的質體和組成牠的東西執持於知覺不在的時候，這就是說，沒有對象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便更成爲複雜，這時意識由對象的代表組成，叫做『意象』(Image)。

所有這種心理學的題材都是主觀的。研究這種題材的唯一方法是內省——從內面觀察你自己的心。因此，我們叫這些心理學家做主觀的心理學家。一切材料的實証——這實在是任何真正科學的第一個目標——是永遠反對主觀心理學學者。

那便是鬧動一時的心的分析。牠是全然僭越，好像聖經——好像哲學本身一般。一定沒有人曾經十分勇敢的或十分猛進的來質問心或牠的意識單位，究竟有沒有這樣一種東西。

然而這正是行爲主義者所要做的。

一再擴清一切的憶斷，行爲主義者拋棄心以及意識的概念，說他們是中世紀教堂信條的替身。行爲主義者告訴內省家說意識不過是靈魂的假裝。

行爲主義對內省心理學的挑战是：『你說有像意識這樣東西，牠在你內面活動——那末證明牠。你說你有感覺，知覺，和意象——那末，指出來牠們，像別的科學指出來牠們的事實一樣』。

自然，他們不能和這個挑戰對壘。只有一個論據可爲內省家所引用，便是自有歷史以來，每個

有一時榮譽的勸教者的慣技，對人的論辯 (Argumentum ad hominem)。「沒有意識，沒有心」也許行為主義者沒有意識，沒有心，但是你和我有。」

倘若心的研究——意識的分析——不是心理學所要從事的，那末什麼是牠的領域和牠的標的呢？

行為主義者的觀點不過是把常識變為明晰。行為主義研究人們之所「做」(do)。這個人現在正在做什麼？——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對於這個問題的任何答案，都是心理學的事實或現象。對於人的行為在一個充分的期間觀察以後，行為主義者開始說，「在這樣這樣的條件下，這個人或那個人將怎樣怎樣做」。舉一個簡單的事例。約翰斯密士每逢見蛇就跑。倘若在一個緊閉的房間裏放出十個凶惡的野鼠，任何婦女都要喊叫，站在椅子上或拉她的裙子緊密的圍着她的身子。我們開始對心理學的現象得到「預見」(Prediction)——這是任何科學的第一步。

每種科學都是如此出發。牠經過多少的猜測和失錯去觀察周圍的現象。其次牠便要達到能夠「預見」的地步，例如，太陽明日將出升——太陽二〇二四年在紐約將有整個的日蝕——哈來慧星 (Harley's Comet) 一九八六年還要出現。

任何科學的第二個階級是得到牠的現象的「約制」。天文學從不能得到制約。牠不能產生日蝕，月蝕，或防止牠們。(就在這裏我們也不能武斷！)化學能得到約制。生物學能得到約制。心理學能得到約制麼？我能够使不怕蛇的人怕蛇麼？以及怎樣做法？我能够除去怕蛇的人的怕懼麼？怎樣做法？

換言之，行爲主義的出發點像任何科學一樣。從一方面看來，舊的，主觀的心理學永沒有稱爲科學的權利。因爲是科學心理學必須用一切別的科學所用的相同的材料。牠的事實必能爲任何地方其他有相當能力的研究者所可實証。牠的方法必是一般科學的方法。

二

什麼是行爲主義者所研究的心理學（人類）的現象呢？他限定他的領域研究人。他還要進一步的來限制他的領域。他不要企圖研究人的生理——化學構造。他只要研究一種東西——人做什麼。觀察告訴我們他常常做一些事物——常常動作。就是當睡覺的時候，患昏眠病的時候，坐着不動注視火時候，他還是在動作。

假設我是一個纔從遠處星球下來的異地科學家。我於人類住在這個地球上的事一無所知。並且假設我在紐約的中心上面乘一個氣球，我能視察全城和周圍的地域。在早晨八點半鐘我看見百萬的人在火車上，摩托車上，地道裏，小艇上忙着進城。動作是迅速，混亂。這些動作似乎不比當一個蟻巢被搗亂了，螞蟻的張惶，疾走的動作還有秩序。我的眼睛用特殊器械的幫助，我追隨在一羣人的後面。我留神他們走進大的辦事機關，各商店，飯館。有些在等待主顧，有些開始在打機上工作，別的在剪裁和配量衣服，還有些在省力的機器上縫紉。我最後得到一個人們『要進行他們工作』的結論。並且想着倘若從某幾個紐約城的中心地點，費幾週或幾月的時間來觀察人們二十四小時全日的行爲，便有一本什麼是紐約人的行爲的書帶回火星去！

現在你是不慣於去想聚集這一類的簡單事件做心理學的題材。你應該把牠增大。牠是你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但是當你纔到外國的時候，你還不曾熟習於你的外國環境，你也不過只能做到這些種類的觀察。從這個立足點上，你可以看出每個人總多少是一個心理學家。

火星上的人在讀過我第一次普通報告以後，決定再送我下來研究人類行爲的特殊形態。什麼是他們的學校和教堂的體制？由他們的態度，習俗和道德的意見看來，什麼是他們的社會行爲？貫徹他們生活軌道裏的性生活像什麼？他的家庭生活像什麼？他們讀些什麼？他們遊戲什麼？而且有什麼種類的遊戲？影戲在他們生活裏有什麼任務？

從這些研究，我帶回紐約人多量的習慣和風俗的窄狹，專門報告到火星去。這也是行爲主義的心理學。

在考察過我帶回的事件和推論以後，我的火星上的同事決定他們還要更特殊的材料。他們告訴我下去搜羅某一個人，並且帶回來他的行爲的完全報告。我於是僅和某一個人接觸來進行我的研究，譬如說約翰斯密士。經過連日對他詳細的觀察，我發現他的職業。他是一個泥水匠。當他加緊他自己的時候，例如，當他建築他自己的房子的時候，或當他自己和人家定合同做短工的時候，他一天能砌二千塊磚。而我發現在大半僱工裏連半天工也不要他作。他每天只要做一定的幾個鐘頭工。他要加入一種組織叫做同盟的，做了同盟的會員，在同盟的條件約束下，他每天很少砌到八百塊以上的磚。因此他得到某種固定數目的收入。我發現這個人已竟結婚了，他在城外有一個小家庭，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得有一架福特汽車和一架無線電話。我發現他凶酒；虐待他的妻子和小孩；費不少的時間在賭窟裏；他的脾氣很壞；對他的同伴乖戾而且含怒；在他履行他的金錢雇約時，他並不趨

人一等。他僅只用一千五百個英語語辭——他實際上從未寫過一封信，而且僅只看 *Times* 日報。我想把他的行為的研究範圍更加限制，所以我請他到我的試驗室裏，研究他獲得新習慣的速率。他從沒有學習過旋轉鑷床機。他要是學做這個工作有多少快？他一些法語也不懂。我能用多少時間教會他講普通的法語？他沒有個人的習慣系統。要多少時間我能教給他？而且教他獲得這新行為，我應該用什麼方法？

一切事務，和一切社會生活，都基於這些種類的觀察——而且他們是心理學的觀察，雖然還說不上十分明晰。

我又把我的題材聚集起來，帶回給我的同事。經過考察以後，他們斷言如不知道一些人的幼稚期和兒童期的事情，就來了解成人的行為，是太複雜了。我們不懂得為什麼一個人是泥水匠，別個是藝術家，又一個是賭棍。我們不懂得為什麼有些人是 *Carettes* 和節飲，做好丈夫，而別個不是。我們不懂得為什麼有些人從未離開家庭，從未結婚，並且從未到過婦女社會裏。我們將用對於人的早期行為的搜查，來投射晚期行為以光明。行為上的這些差異是不是天生的——這些差異是出於本能或是僅由於早期的訓練？

我又回到地球上，但這次我開始觀察新生的嬰兒。我用心記錄他們生時的行為，在生後相當的期間有什麼不學而能的新形式出現。我還研究幼小嬰兒的習慣形成多麼早就開始，並且記錄形成這新習慣形式的各種原因。換言之，我開始用我的觀察爬梳人的行為那一部分是遺傳的，和那一部分是學習的。這也是心理學。

你要注意在這一切的描述裏，我們從一般的觀察個人出發，在這裏用不着試驗室或特殊的器械來研究，到後來，就要把嬰兒放在試驗室裏，用近日纔計劃起來的每件器械來研究我們的現象。換言之，行爲主義打破主觀和客觀現象的區別。一切關於人類的現象是客觀的，一至於那些你現在叫做「記憶」和「思想」的東西！還有，你慣於叫這些一般研究做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而在試驗室裏更狹窄的研究，纔是心理學本身或實驗心理學。行爲主義者不相信這些陳舊的定義。全部的東西是心理學。隨着這些定義的推翻，來了一個恫嚇全部哲學的聲音。現在行爲主義的觀點支配一切，前此叫做哲學的便很難找到一個地位。哲學要過去了——幾乎要過去了，非等到一個新論點來給新哲學以基礎，世界只能看到牠的最後的大哲學家了。

就說我們已竟有了像我們適纔所尋找的心理學現象。我們真正達到了能夠充分去預斷對於個人有影響的任何事情的地步麼？常識比科學的心理學更可以預見到某種地步——倘若你對於人們沒有預見，你便不能和他們生活。你在先就知道他們要講什麼和做什麼。這是爲什麼許多人顯出愚笨。倘若我在穩坐在房間裏十個人的背後開一旋輪手槍，我不怕反對的預斷，這些人中間至少有要幾個跳起來，喊叫，改變呼吸和心跳的速率。倘若我把一百個從來學過泅水的人裸體的投入一個直徑長五百碼的水池裏，要沒有人來救助他們，所有他們便都要沉溺。倘若你要略一想想這問題，你將看出我們的許多制度，銀行，教堂，大商店，結婚制度的本身，都基於人類行爲普通是可以預見的這一個根本猜測上。微語一聲打，你可以無疑的預見奔逃。微語一聲一個有很高社交地位的婦女羞辱，任何舌頭都要向她喋喋。倘若你想使一個男人飾理他的翎羽，當他的畏友不在的時候，讓

婦女們注目他。要一個人誇大，稱揚並且譁謾他一些。要一個婦女打扮起來，告訴她她的情敵在某一機遇就會出現。

達到這個預見的平面是由於心理學的材料在各時代的積漸聚攏，而不是由於受訓練的心理學家的努力。受訓練的研究者現在出來了，並且更正確的告訴我們這一個人在他的生活環境遭際下，他必定怎樣做；在壓迫之下他將工作麼——說謊麼——偷竊麼——或者破產麼？

怎樣來「約制」心理的現象呢？你能够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表示一個人的某件行爲，一如化學家在某種條件下化合輕養以成水的進程麼？

現在你還不能照這個方向走得很遠。因爲行爲主義不過纔降生。一直到三十年前生物學自身還在純粹敘述的平面上。達爾文，在五十年內，是一個偉大的事實觀察者。在他的觀察的基礎上，他建設起來他的「嗣系」(Descent)的學說。他從未走得很遠。現在有實驗生物學了。他用手術處置植物和動物的化學的和生理的環境來約制嗣系。牠企圖改變和限制物種，制馭生長，一般的說，便是變易遺傳的道路。

我們纔開了一個頭。這裏是一羣蛾，在很暗的光線下靜止着。假設我決定引起牠們的行爲，使牠們飛至房間的右邊。我如何去制馭那個行爲呢？我燃了一支燭，放在我想叫蛾飛來的適當地位。在短時間之內，蛾子活動起來，飛向光線放射的地方。他使行爲主義者成日，成週，成月來發現這個制馭昆虫的方法。一經發現，牠便成爲任何研究者學術的一部分。「反應」(Response，動作，現象)是飛向光源。「刺激」(Stimulus)是燃着的燭。在這個簡單的觀察裏，你有了一部分行爲心理學

機械表示成爲牠最根本的形式——沒有反應不生於刺戟。每個適當的刺戟必能立刻產生某種反應。

人或動物無論能演出成千成萬的反應，這些反應必由於環境裏常有一些刺戟或對象向他引起。我們試驗室裏的研究，目前就放到這個方向；獲得刺戟喚起反應的完好知識。用這些題材進行，便成爲一個很簡單的事件：把環境安排起來，放置一組必要的刺戟在他前面，使人或動物照他的秩序單扮演。讓我們來到人的領域裏。我想使一個七天大的孩子眨眼。我將應用什麼刺戟呢？我能觸他的眼球使他眨眼；我能擊他的眼球使他眨眼，我能迅速在他的眼珠上繞過一個影子使他眨眼。換言之，有三個刺戟可以喚起這個反動。假設我要一個嬰兒啼哭。我們姑以爲那個嬰兒尙沒有獲得任何習慣，學過任何事物。我能捏他，斫他，燒他，或者應用任何他種有害的刺戟使他啼哭。假定我想使一個二十天大的嬰兒微笑。我發現唯一的方法是輕輕的觸牠的嘴唇，例如用一管羽毛，輕輕的撫牠的皮膚，特別是在某種感覺區域裏。

但問題不常是如此簡單。許多對象其初不能用作喚起反動的某種特殊形式的刺戟。其初有些實在是不能產生任何可觀察的明顯反動。個人起始對這些刺戟發生『交替』(Conditioned)了。環境執行這交替作用。程序是極單純的。例如，當一個幼兒第一眼看見一個手杖不能使他逃避。他必須被打(基本的刺戟)然後纔逃避。倘若現在他看見我用手杖時時很凶的打他的頭，那末他一『見』(交替的刺戟)手杖在我手裏，他便立刻逃避。我這裏舉出來了一個『視覺的交替反應』(Conditional visual response)。沒有『聯念』(Association)包含在內，因爲我們並不去『約制』，便能在我們的膝裏引起相似的反應。我們能在新生的嬰兒把牠們造起來；我們能把牠們建立於動物——一至於下等

的單細胞動物。

貫徹全生活，對象之沒有「反響」（即不是某種反應的刺戟）的，常常可以借一個反響（成爲交替的刺戟），因爲當那些基本刺戟從機體喚起反動的時候，牠們也出現了。這是爲什麼世界上有一些對象，在我們的過去有相當的歷史地位，能引起畏懼的反動。這是爲什麼世界上有些對象或人物能喚起愛的反應——至於一個駝背和面容醜惡的四十歲女人，能喚起二十歲美妙少年的反應。

想約制個人那末——要他去行施像社會所指給的——便要用適宜的刺戟來約制他，我們不唯對於本原的，基本的刺戟必須有很多的知識，而且對於那些交替的刺戟也要一樣看待。想得這種知識，我們必須進實驗室裏，從嬰兒出發以研究成人。

三

這個敘述意在把我們一些初步的但是基本的問題作一安排。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希望我們的科學能達到一種諳練，使我們能建造任何人，由生後出發，依着順序，成爲任何的一個社會的存在物。在另一方面，我們希望有那麼一天能得到一種諳練，使我們將成人惡劣的社會弱點（假設他是生物學上的健全）拋棄，心理學的說，並且給他一組新安排的工作。這個目標竟是大野心——而且完不能實現麼？固然在成人這個目標是太遠，太遠了。但我們尙未失望。在行爲主義的基礎上對於成人研究的困難，大概是行爲主義者所以懃懃從事研究嬰兒和小孩子的原由。在那裏交替作用比較簡單。

千百的嬰兒在行爲主義者觀察之下，但是不幸尙無充分的時間以發現多量有用的事實。無論如

何，豐富材料要自這些研究生出，這些材料終要作為成人行為的鑰匙。

我們現在可以多少正確的來斷言新生的嬰兒能做什麼。我們知道刺戟能喚起他們的反應。我們還有一張嬰兒能在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十二個月大小做些什麼的圖表，並且我們還有一張可以表示這些行為多少是『天生的』和多少是『交替的』的頗為美好的圖表。

從我們這一歲或兩歲嬰兒的研究，便使我們不得不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人類的幼兒使用『未經教養的』（本能的）動作比任何人所設想的要少得多。別一個有興味的事實則是他們生下來那一天，就去學習做事，那便是，成為交替。

人的本能的問題，我們將在另一篇裏討論。

(1)本篇譯自Thor B. Watson 所著 The Ways of Behaviorism，見本刊第一期『行為主義的各方面導言』。

素 紋

春芝

素紋懶快快地立在梳裝台前，午後的睡意似乎還未完全清醒，四肢依然顯示着乏力。最初她原想把睡亂的短髮理一理，不知怎地，却又退回到沙發。

雖然是醒了，而剛才的夢境却還有點使她驚悸。——她夢着理卿像往常一樣地在北京，面孔稍微顯出削瘦。他們同坐在一個幽靜池畔的古拙而傾斜的老柳，那枝幹末稍的一部分已浸沉在池中，似乎牠經不起他們的重壓，微微地在閃動。理卿大約正在想着另一問題，他斜倚在素紋的臂上。池的周圍除了東面叢生的蘆葦，其餘幾乎全被巨石和翠林圍繞。金色的晚陽懶懶地照着。這樣的沉默

經過了好一會。

他忽然和素紋說：「我近來不知怎地，也許是自己的精神不好吧，不只使我的願望慢慢地變成了空虛，就是已往所夢想的憧憬，也感覺着乏味。在我眼前所閃過的，無論是青年，老人，以及死魂所附在的肉體，似乎都失却了感覺和靈性，無生氣地，機械般在這個社會上照舊活動着。這些更使我感到煩悶，寂寞，懷着沉鬱的失望的悲哀。然而這樣的人生，大家似乎都滿意，木然地笑笑，點一點頭。素紋，這樣的環境，也許不久我也覺得安然，不再回憶青年時流淚的滋味……。」

她知道他是神經質的人，一點小事有時會使他很靈敏地感觸到，並且會因此引起幾日的不快。每逢着這樣的情形，她不想和他作劇烈的爭論，只好靜默下去，然後再設法使他的注意領到另外的一樁事體。——理卿進了一會又繼續着說：

「我個人的生活好像枯黃的秋葉吹落在急流的山溪，急駛地流向那汪洋的巨川。生活的回憶自然是沒用，然而從回憶裏可以來鑑別我們此刻的生活，我們對於未來以及現在的生活，本來就沒有抱着偉大的希望，只求安適地，合理地走向那未來的世界，而現在所給與我們的是疲憊，是消沉，甚而連悲憤的勇氣也失散了」。講到這裏，他的聲音很弱，好像預示了一種危機。不錯，就在這刹那，她的夢境忽然發生了變動，池水暴漲了，那傾斜的老柳也開始搖動，她想逃到岸上去，那歸途却已爲水勢所迷失。她這時的心是異常的急迫和匆忙，就在這緊急的刹那，她已覺得她爲水勢衝動了，不自主地被水旋走，于是她消失了理卿，危急中喊着他的名子。——驟然醒來，面上還有許多汗珠，那心臟是加倍地在跳。

她這時感到頭隱隱地作痛，但她的思潮還不住在思念着理卿爲什麼這半月未曾來信，於是她開始了她的幻想，她的猜擬，她那寂寞的心緊緊地被那些幻想縈繞了起來。最後她又在回憶中而加重了難過，倘若理卿在北平，她決不會這樣苦悶在家裏，想到這裏，她再也忍不住不和他寫信了。

我的親愛的理卿：

我已經好久沒讀到你的信了，這很使我擔心；即而你忙，也決不會連和我寫信的時間都被剝奪了吧？因爲這樣的事實，我竟想出那可怕的推猜——也許是病了吧？但願上天不會有這錯吧。倘若是真的，我懇求你不要瞞着我，我會立刻跑到你那理，除非你好了之後，我決不願離開你的身邊，我將要靜靜地守着你，黃昏裏，我低低地念給你聽那爲思念你而寫出的小詩。——這樣的生活比此刻我孤寂地住在北平好多得。昨天海來了，她打趣地說：「瘦了，瘦了，大約是在思念着理卿吧！」當時茜和麗都在場，我又羞又惱，想起來去打她，她已經很快地跑開了。親愛的，你說我是怎麼瘦的呢？

有時，我竟自己嘲笑起自己了，我是從舊時代走出來的。中國婦女所有的羞怯，虛榮，無抵抗，不果斷……的心理，無意識間主宰了我的行爲。事後我又氣憤了起來。自你走後這樣行爲更其顯著，偶然跑到街上，或者雜在人羣裏，立刻感到自己孤單，像失却了什麼，恐懼的心情隱隱在我背後跟隨。許多人狡猾的目光，也在我跟前幻變了閃動的毒蛇，我簡直成了小孩子了。近來，C 園我固然很少去，就是我歡喜盪舟的 P 海，也幾乎絕

了足跡，閒時，我只好悶在家裏。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盼你早來，重來溫我們的舊夢，理卿，你還記得——我們讀漱玉詞哭倒在你懷裏那一晚嗎？啊，那次的印象，想你我此生都不會忘記的，在我將來的夢想上不是富貴，不望顯達，只願平淡地過這一生。

在上次信裏我已經向你說過，原來是因為寂寞，所以才去□□□編輯部，近來，那裏給我的印象更壞，我再也不願容忍下去，我決定離開已不是一次了……」

從門外傳進的王媽的足音，驟然間把素紋的沈思打斷了。

——姑娘，電話，是楊先生來的。
——啊，我就來。

這位楊先生，或者稱為楊同志更好些吧，他是某機關刊物的編輯主任，在兩月前，他們已立在同事的地位。他是聰明，漂亮，而且很懂得女人的心理，雖然他和她相識不久，她在她的心靈上已有了相當的位置，在許多時間和機會上，他確能安慰伊那孤寂的心，而解決了伊的糾紛，——這樣的殷勤會在女子的記憶裏遺留了好的印象，她也深深受到了感動而發生了憐愛，他那清秀的眼，那薄薄而鮮紅的嘴唇，那柔潤而白嫩的手腕，甚而他那說話的聲音，都會使她歡喜；同時她很明白：世界上是不應再有人在她的愛情上得到理卿同樣的地位，而且這種意念是她將來的危機，不過，他很相信，楊同志只是一個朋友，至多把他看作了親兄弟。他曾詳細地向她談過他的身世，他已往的經歷，將來的抱負和趨向，他更高興地說他曾爲了革命而犧牲了自己的學業，離開了寧靜生活。

——這些話自然很引人注意，且易使人發生感激和欽仰的心情，而尤其是在女子的心靈上；但不久

她在另外的事實上發現了他的虛偽，他的話是用來騙女人的，他對於她是有所期待；她立刻用鄙夷的態度去蔑視他，覺得他含有所謂騙徒以及市儈的慣技；但不久她覺得他太可憐，而把剛才的觀念又改變了。總之，她已戀愛他了，而這種愛是在矛盾中顫動着。

她深恐交往久了會引出痛苦，將使她在失望中徘徊；但她沒勇氣和他隔絕。有時就是見一面，在她也是一種安慰，在事後又成了追悔。每次他們將要接近或在會晤的當兒，她的心就像山野中迷失的小羊隱隱地發抖。

——喂，你是楊同志嗎？

——是的，素紋嗎？啊，你在做什麼事呀？

——我正和一個朋友寫封信；你有什麼事嗎？

——今天真悶得要命。真對不住，素紋，倘若你覺得那信晚發一天不要緊，我想約你到C院去看電影，聽說這片子的內容特別的好。你以為怎麼樣？

——好吧，我也覺得怪悶的，那麼你就起身吧。

這些答話她似乎都未曾思想，好像用了慣熟的句子說出的，耳機掛上之後，却又沈默了一會，慢慢走向她的寢室。

在這天的黃昏，天空中綴滿了片片的晴天的浮雲，當那些碎片的晴雲飄過那月華顯出了雪練和金黃的邊緣。白天的餘熱雖未完全消逝，那慣閒的微風偷偷地在那花葉下吟着小曲。時間已是將近十一點了，楊先生和素紋似乎還未感到白日的疲困，他們離開了明亮的電光範圍而走向那濃鬱的柏

蔭，從那樹的空隙處投射在地面上的月光，雖是稀薄的片片點點，却能使人感到幽靜與恬適，比那電燈照耀下的嘈雜生活，好像進入了一個不同時代的世界。許多青年在這樣情景之下，都會不自禁地把那顆自己寶藏的心送給了愛人。

他們停止在不易爲人注意的長椅上，從素紋的姿態上已顯示了倦意。他們雖然是沉默着，他的心却像火一般地燃燒着。

——素紋，那電影中的女主角簡直像你，雖然你是再三不承認，無論如何，……：唉呀，……：我真是被她迷了，她真美。當她與人接吻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憤激與悲哀。素紋，你聽聽我的心跳得多麼利害！

……：……：……：
——在電影休息的時刻，我不知道你的雙頰爲什麼那樣紅，紅得那樣醉人，而且你說話的聲音又爲什麼微微地發抖？當吃飯的時候，——啊，那真使你太難爲情，——我簡直不知道爲什麼那樣痴痴地望着你，——是不是又羞了呢？你把頭抬起來，……：……：。

——爲什麼今天晚上你這麼多的話呢？讓我們安寧的坐一坐吧。你若再說廢話，我是要先走的。
——啊，你怎麼不明白我一點呢？我的心哪，你在期待些什麼呢？

他把她的手輕輕拿了過來，她沒言語，沒有反抗，而且靠近了他。一切都是沒有言語，沒有反抗的繼續下去了。

他把她送到她的門口，在無人處他又把她吻了一下。他離開了之後，她才開始感到唇邊有點異

樣的溼潤，像夢般地醒了。她很快地跑進自己屋裏，雨淋的雞似的，無力的倒在床上。剛才的經過，在她的想像裏簡直是一場惡夢，出乎意料的夢，從那微弱的滿足裏又產生了慚愧的心情。

待她醒來已是夜中四時，忽然在衣鏡裏發現了她那明媚而流動的雙眼，美妙的粉頸，細長而白嫩的膀臂，從她那心窩裏軟軟地一笑，這一笑，給予她意外的滿足，好像許多人都在恭維她，許多女人都在羨慕她。「美啊，你是婦女最寶貴的財產，你是婦女尊嚴的雉翎，你是幸福的引線。」她暗地這樣想。

未寫完的信依舊散在桌上，驟然映進她的眼簾，雖然相離只不過半天，却已感到異樣的生疏。她用觸電似的手指把那信紙翻轉，還沒看到幾行，她的淚已經微微地出動了。她覺得寫信時的素紋已不是此刻的素紋了，此刻的素紋已失落了她理想的翅膀，她的行爲是墮落的，一切都能忍受，一切都願幻想，她成了一個可憐的弱者。——絕望和悔恨劇烈地震動着她那脆弱的心，顫抖的軀體倒在了沙發。

十一月十六日

持匕首的女子 (Die Frau mit dem Dolche) (續)

Arthur Schnitzler 著

劉紹蒼譯

勒米哥先生底美術室。晨曦昏暗中。左邊一小門，右邊爲一重且大的深紅色的大門。後面有一大弓形之窗。在大廳裏陳列着古塑像底模

型。牆上懸有名畫。一個畫架上有幅遮蒙着的畫。——在暗中里昂那郡(雷昂哈德)臥在近大門的地板上，並未睡。十分寂靜。不大工夫

包拉（包林）穿白色寢衣走入，完全和前景所見的畫中人一樣。他經過里昂那都身邊，沒有看見他，緩緩地走向畫架，將障紗自畫上移去。畫與前景所見同，但未完成，因缺伸出持匕首的手和臂。當幕景光明時，方清楚地看見此畫。

包拉（默視此畫良久）

里昂那都（恰在此時滾近包拉，吻伊底衣緣）

包拉（急閃開）

你想作什麼？你還沒有離開這屋子麼？

里昂那都 包拉，不！我在你底門前逗遛。

包拉 那麼趕快走罷。

里昂那都 你底一吻的香氣

仍留在我底髮際。我不準

夜風將牠吹去。

包拉 多麼胡塗。天已黎明，

僕人起來定將你驅逐。

里昂那都 我留在此地，待白日出來，

（站起）陽光一吐立往作工。

包拉 爲什麼這樣辛苦？徒自無味的奮鬥！

倘你是青年巴山諾底學生，

或是安得雷·喀布利和法朗寇底學生，

我或能將你底熱心了解。

但此處滿懸着不可希冀的名畫，

你怎能不把畫筆自手中脫落，

怎能不每天將已成的畫稿塗抹，

陷於失望，無力而頹傷，

傾倒在獨一無二的

神聖所踐的超凡的地上？

里昂那都 包拉，我知道我是個劣等畫家，

較之於此處畫師所創造的是毫無價值。

許多的朝晨自夜底雲中

很膽怯地潛行而出，我就企圖，

立將這可愛的生命擯棄。

但是，包拉，今天是另一天了，
不能爲一切無匹的名譽

而犧牲這足堪沉醉有價值的記念，
他底女人今夜撲在我底臂中。

但問一問勒米哥，倘他願意選擇，
他將選擇那樣。

包拉（嚴肅的）

沒人能有這種選擇的權利，

不是他，不是我，也不是你——那是我們全體
體的。

里昂那都 每人都有他底意志和義務。

包拉（茫然）

你這樣想？……

里昂那都 他究不知你爲

何如人，但我知你比你自知還多；

我所豫覺的美底充實，

自你底軀體吐露光芒，自你底眼內

照出一切生命底意義。

你整個的存在對於他

只不過是他底藝術底動機和刺戟，

他底吻不過是很狡猾的在你底面上

引起心靈底熱情，爲一幅畫底促進。

你要相信，當他達到最後目的，

不能望他歸來，

他底愛完全消逝。

包拉 這事我很知道；

我什麼都不是，完全空虛，

我的生活都在每幅畫裏顫動。

（站在畫前）

這是一個謎，我瞧見了自己的面孔，

我從沒像這樣，但我必須像這樣。

這就是，倘我將某事保存，

也許比一切好或壞，

不論我所想的或作的，

一種生活渴望的可能性

隱蔽在半關閉的蓋下。

假使他再回來——他再回來！

爲什麼這樣渴望？——此畫是我麼？

我在畫中？——你早已走了，——

太久了，勒米哥！有一年之久了！

里昂那都 包拉，你在作夢呢！他離開了你，

還不到一個月呢。

包拉 渴望便失却了時間

不將日子計算。但他今天回來。

終於今天回來。

里昂那都 你又錯了。照他底計畫

倘昨天自富勞輪茨起程，

他明天午間纔能到來。

包拉 不然，今天！

里昂那都 包拉，那是不可可能的。

(用一種嘲笑的口吻)

他回家並非乘希望之翼，

飛過空中，

和普通人一樣，

騎着世上的凡馬，

並受睡眠和飲食的自然律底支配。

包拉 在明天！呵，爲什麼

(幾乎露出苦痛的樣子)

我不能將空虛的時間，

像空虛的核桃一樣在手中擊破？

你說：一天——天快亮了，

倘他現在就到，

情願將我殘餘的生命給他！

里昂那都 包拉！

包拉 (冷淡的)

什麼？

里昂那都 (很動情的)

包拉，瞧我！

(握她底手，並向她注視)

包拉 (手放在他底手內，但未轉向他)

什麼？我很知道你！你是

青年里昂那都。——是的——我知道。

並且你是個畫具製造人。不是？是什麼呢？

大概是皇宮的侍臣？

呵？或者是阿拉功尼底皇太子？

請你原諒——不是侍臣，太子，也不是畫具

製造人。

乃是一個畫師——是的——叫做里昂那都。

我知道你很漂亮。爲什麼你要求

我應該看着你？半閉我目，

我將告述你，告述你所願意的一切。

你底髮是棕色的且卷曲在前額，

你底眼睛是碧藍的，眉毛深濃，

你底頸潔白好像個女郎底，

你底四肢有如柳條般輕柔。

你底兩臂堅壯……好了，還不够麼？

我必須看着你？請把我底手鬆了罷！

(將手掣回)

里昂那都 包拉，你和我開玩笑麼？包拉！

包拉 (不向他瞻望)

他或者在富勞輪茨得到新任務？

如果是這樣，下次我和他同去。

里昂那都，你想，自我成年，

我就沒回到富勞輪茨，瞧瞧克斯牟底壯麗，

且迄今未得和我底兄弟晤面。

但並不是戀鄉病使我苦惱。麥笛西

宮中的女人都異常妖艷。

我聽人說，當一位像他那樣

極有聲望的藝術家自別的國度去了，

她們就在臥室前相候，

迨她們得相見爲止。

里昂那都 勸米哥和你共寢於你有何關係？

包拉 (用迅速的眼光向他掃視)。

真的——里昂那都！

只有醒時在一處纔有意義。

然而經驗有時告述我，

夜間冒險，

看着似乎無用且沒意思，

却固持着追求光明的時日

好像很適於生活了。

里昂那都 包拉，今夜你是——

包拉 你底！

你竟敢這樣說出，天亮了！

我會向你吐過甜言密語麼？

我曾像旁的婦人向你低語：

「我愛你，我在候你」麼？

你會從這個唇聽到

兇狂情慾苦悶的呼喊麼？

現在不是這樣，以前也不是這樣。

里昂那都 包拉，不是！以前是這樣，所以現

在也是這樣！

將永遠成爲我對於你的權利！

包拉 權利？對於我的權利？你沒瞧見

一切都隨夜中的星宿而消逝？

你對於我的權利是空虛的，

因爲你底青春底傲慢，美麗，能力和熱情，

都如醜惡的怪物，

未成熟的兒童，或如癱瘓的老人。

里昂那都 包拉，你所說的惡劣的話

僅是我底幽雅的證明！

足够了！

包拉 安靜罷！天亮了

里昂那都 但黑夜仍來！

包拉 永不爲我們而來！

你去罷！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罷。

里昂那都 (跪下)

此處是我底地方——旁處是墳墓！

包拉 啊，注意，不要碰我！

里昂那都 這冷枯的眼波如此迫我，

是允許了今夜把我留！

包拉 够了！够了！天呀！你若不站起來，

我處分你，就將像勒米哥

對待紅佩勒格林拿一樣，

她也是跑來，悲傷着

和你一樣跪在塵埃中喊；

『我愛你呀』和：『我是怎樣地愛你呀！』

牆角夜話

一 關於尾巴的故事

冰蠶老人每當大清早起，立在十字街口，低聲警告民衆，說道：『留心呵，看看牠底尾巴！』

冰蠶老人是老於世故的；他知道老早就有許多怪獸混進人羣，人類被害還未發覺；所以有人略微一親近他，他就告他說這樣一個秘訣：『任牠能千變萬化，總不能掩蓋牠底尾巴；只要遇人先留心看看牠底尾巴，牠是什麼東西你立刻就明白了，決不會再上牠底當的！』

和：『你會吻過我呀』和：『你還記得——』

和『今夜呵』和：『不幸呀！』

里昂那都 你底男人怎樣呢？

包拉 他把那無恥的淫婦逐出！

（默然良久）

里昂那都 （緩緩地站起，又變一種聲調。）

不然，我決不像佩勒格林拿——決不。

假使佩勒格林拿像我，

定能作出我所決定作的事情。

再會罷。

（未完）

徐玉諾

獸類變化不能掩蓋牠底尾巴，雖未經孔夫子說過——也許是他不說——可是在「稗官小說」——「街談巷議」裏，却也有不少的證據：

西遊記第六回有一段說道：「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

民間流傳故事說：一個母親出去瞧親戚，走到半路裏被老狍子吃了；這老狍子，就穿她底衣裳，來到她家叫門，想騙吃她兩個閨女一個小孩。母親離家的時候就告她兒女們，未問清楚可不要開門；她們從頭問到腳，各樣事情都問過，這老狍子都照樣變了；可惜不曾問到尾巴。……門開了，老狍子找一個墊坐下，偷偷地將尾巴放進墊去。大女兒問道：「媽媽爲何不坐在墩上？」那老狍子嘆氣說道：「唉，在路上爲娘跌在麻父兀上，屁股傷着，坐在墩兒上老是痛！……」

洛陽伽藍記有一則云：「挽歌孫嚴娶妻二年，（其妻）不脫衣臥。嚴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則見）有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嚴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嚴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

像這樣證據恐怕還有許許多多；孫嚴注意尾巴，便免了禍患，那孩子們不留神看她母親底尾巴，都被老狍子吃了。至於真君那仔細「我也曾見過廟宇更不曾見過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那更是進步的了。我將冰蠶老人底話寫作標語，貼在大迎壁上道：

「留心呵，看看牠底尾巴！」